

拳来到 丙烯 2005年 250 × 200cm 韦嘉

表现和新图像吸收的阶段，但它似乎又无法像上一代那样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进入到存在和虚无主体的表达，因为这一代先天缺乏历史性和彼岸性的维度。这就不可避免的使70后艺术开始呈现一种后青春的“虚空化”的自我状况，这样就从“青春残酷”过渡到一种“彼岸虚空”的状况。

韦嘉的绘画主题在图像上实际上开始寻求文人画和禅意的帮助，通过使日常性在图像上的陌生化，进入到一个自我意义的图像视觉。在图像本质上，这实际上呈现为一种关于这一代人正在跨越的一个前进半步的状况，他的一个脚已经离开了原地，但还没有踩到前一块地基，因此至少他的一半正在虚空化。

异质、怪诞、夸张、滑稽……这是被保罗·麦卡锡 (Paul McCarthy) 的艺术作品冲击过后，大脑所搜索出来的结果。保罗·麦卡锡是一位洛杉矶的先锋派艺术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便涉猎了多种艺术领域，表演艺术、行动绘画、行为艺术、雕塑以及多媒体艺术，每一种艺术领域他都进行过大胆地实验与尝试。

欣赏麦卡锡的作品，我们如同观看一出又一出的舞台剧，夸张的舞台动作、奇怪的人与动物混合的形象以及带有大面具的木偶抢占了我们的视觉高地，深刻的印象久久无法抹去。他的行为艺术常常带有色情的因素，社会禁忌被艺术家毫不掩饰地搬上舞台，通过大众媒体和社会体系塑造个性化的行为正是保罗·麦卡锡作品的核心所在。在他看来，身体语言是人接受社会影响的集中体现。

麦卡锡并不关注主流媒体的形象，他的兴趣是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模仿非主流的大众媒体形象，并且频繁地使用番茄酱或蛋黄酱替代人的体液。他摒弃了一般艺术家观看世界的方式，将流行文化、社会禁忌以及艺术历史结合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实体，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全面透视这位艺术家和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背后原来有第三支触角的存在，并且以一种滑稽、怪诞的姿态不断舞动着。

保罗·麦卡锡：

舞动着的第三只触角

Paul McCarthy:

The third antenna is flutte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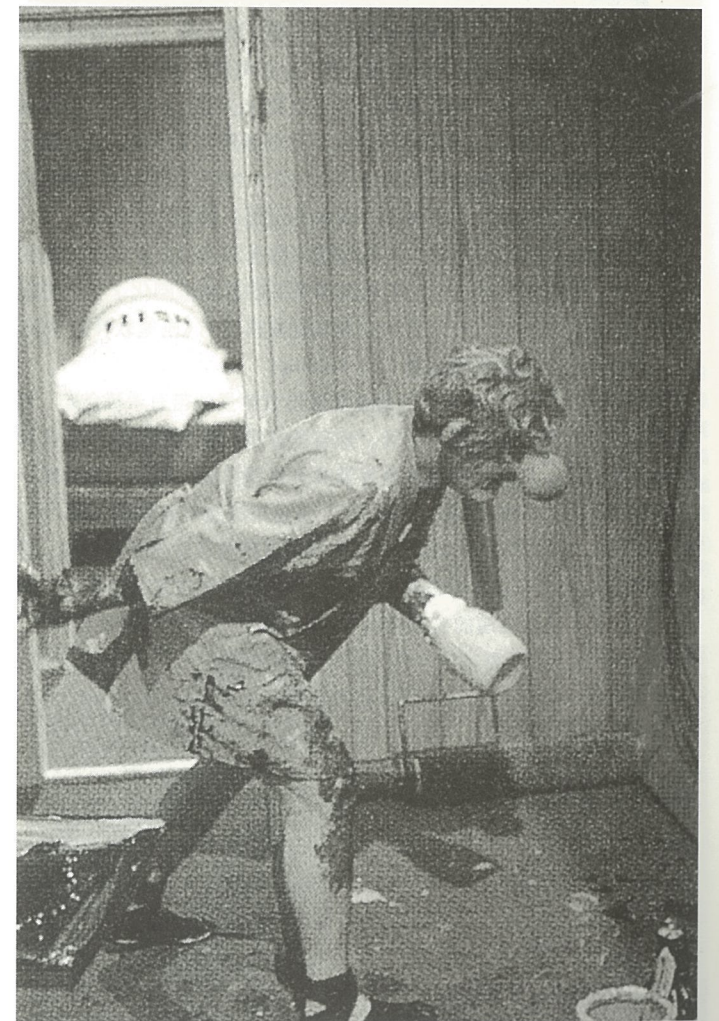
◎编译：李芳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i Fang

马克·桑德斯(以下简称桑德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您的表演艺术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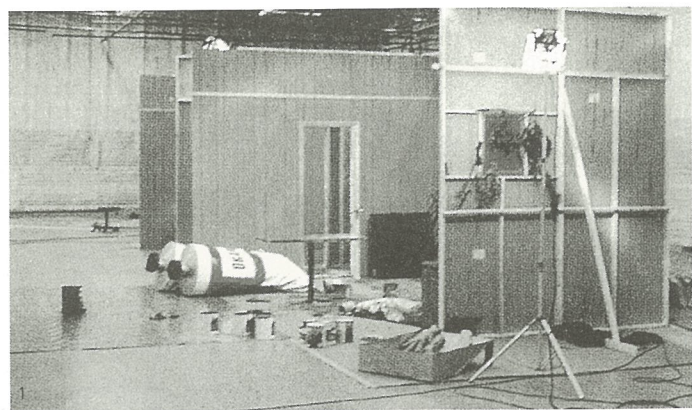
保罗·麦卡锡(以下简称麦卡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由于当时受到伊维斯·克莱因(Yves Klein)和偶发艺术(Happenings)的影响，我开始做表演艺术。1970年，我开始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原材料，从事表演艺术或对其进行模仿。其中，有些作品十分考验忍耐力，而有些则影响了我的知觉，譬如旋转，我一直不停地旋转长达60分钟，每转一次会触摸到墙壁。我保持着自身的平衡，并在墙上留下行动的踪迹——污点。我还做一些关于建筑方面的室内房间的作品，包括有居所、走廊或教室，这些对于我而言都十分重要。在1972年，我转而开始用食物或角色来做作品。此时的表演艺术不再关注模仿，而是拉开了一种错综旋转的叙述方式的帷幕。于是其间，我完成了一系列人物角色的塑造，如“海船长”和“猪”。

桑德斯：您早期的一些公共表演艺术曾经给您带来困扰吗？

麦卡锡：首要的困扰更多地来自于观众会离开，当时的表演还并非常常在公共房间中进行。后来在公共空间中进行，警察就来了，但我仍热衷于这种对抗方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个大型旅馆中上演的表演节庆中，每个人都在其分配的房间中完成演出，但是我决定要在旅馆楼梯的顶部表演。于是，我告知了节庆中的负责人，他们也同意了。而当我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整个旅馆的电视线缆也在楼梯的顶部。要知道，这是一个大型旅馆，有两三百个房间或是其它什么东



1、舞厅女郎·持枪牛仔 综合材料 保罗·麦卡锡
2、画家No.1 录像装置 保罗·麦卡锡



西不足为奇。因此迫于无奈，我只好断开电缆，连接上我的影像设备，这样一来表演就变成了在旅馆的所有房间中同时进行。(笑)这便是他们所看到的我的公共表演艺术。在这个行动真正开始的时候才得以呈现，因为之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楼梯的顶部将会会有一个表演艺术发生。他们认为在那里进行表演会是一个难题，这对于有些人而言或许会真正地引起不安。

桑德斯：那么，当时您表演艺术的内容是什么呢？

麦卡锡：我将一些小玩具娃娃散落在楼厅的边缘，并且在我臀部上粘贴一些东西，我还喝了很多蕃茄酱，并在两腿之间夹了一根扫帚，同时，身穿商务套装，脸戴面具。这个表演作品的名字为《政治的骚动》。当时的社会是被一片为恐怖主义的恐惧氛围所萦绕的状态，那儿当然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个表演艺术开始了大约三十分钟后，警察和旅馆保安就冲了进来。但是最后，我还是设法从屋顶逃了出去。

桑德斯：您目前的表演在持续地探求自身与我们当今文化的机能失调元素，但是在风格上，它们看起来更加明显地喜剧化了。我想起您最近的一个表演艺术——去年在莫马画廊演出的《画笔软件》。您在这个表演艺术中不断地嚎叫着“de Kooning!”

麦卡锡：(笑)这个作品的最终呈现形式明显的带有滑稽色彩，它完全在我数年前设置的规划之外。这有些好笑，我从来没有打算这样来做这件作品，只是后来慢慢地发展成为这种方式。最初，我买来一个假发戴上，想表演时大叫“Warhol”，而后来却情不自禁地大喊“不，de Kooning。我喜欢de Kooning!”(大笑)这些情节并没在计划内，它只是偶然发生的，以致于表演中的其他一些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并且，一旦有人进入表演的公共空间中，我便拿一个鼻子放在他们身上，说道：“为什么你不是商人？为什么你不是收藏家？”

桑德斯：那么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现场的即兴表演？

麦卡锡：是的。

桑德斯：那么，您用斧头切断假指也是如此吗？

麦卡锡：最初，我想像凡高那样切掉耳朵，但是最终决定不那样做。你在录影带上看到的这个作品，其实仅仅是一部分，因为橡胶材料太结实了，我花了四十多分钟来切开假指。整个表演过程颇具滑稽色彩，由于时间过长，人们都离开了我表演的那个空间，而十五分钟后他们又返回的时候，依旧看到我仍然在卖力地切着假指。这太好笑了。

桑德斯：请您谈一下您的表演作品中对于食物的使用吧？

麦卡锡：在作品中使用食物无疑是具有一定的流行元素。在六十

年代晚期，我在地上摆了一系列瓶子，如一排橄榄油瓶或蕃茄酱瓶。有时我甚至会制作这种雕塑般的碎片，将蕃茄酱倒在一片玻璃上，再用另一片玻璃把它夹在中间做成“蕃茄酱三明治”。我还会陈列出各式各样的储存起来的衬衫和商店橱窗照片，因此我常常会对货物、货架布置、展示食品和消费者保护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时，我用发动机油徒手画了大量的作品。因而，在诸如食物、液体的使用、流动的绘画形态以及将我的身体器官当作笔刷来作画的方式之类的事物中，作品的创作理念得以呈现。

桑德斯：那么，在食物和身体之间存有一种象征联系吗？

麦卡锡：嗯，整个看来蕃茄和血液类似，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好比是具体物（如蕃茄酱）与幻想物（如血液）之间的关系。我所用的橄榄油和蕃茄酱同汉堡、肉之类的食物一样，与体液是相似的。这十分有趣，因为血液是在人体内部，而肉有时也是处于人体里面的。因而蕃茄酱、肉和身体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混合的状态。

桑德斯：您多年来在洛杉矶的生活和工作是如何影响您的艺术的？

麦卡锡：喔，我最初去洛杉矶是为了去上电影学校。一直以来对我而言，电影和电视充满了诱惑力，但我绝不想自己的作品成为工业的一部分。我更热衷于讽刺和嘲弄它，我常常着迷于恐怖电影、低成本电影或独立制作的电影而非主流电影，因为这样的作品处于电影工业的边缘。因而，目前我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始使用好莱坞惯常使用的元素。比如1991年我的雕塑作品《花园》，其中的树木取自于富矿带，而机器人肖像的头部也如恐怖电影中所演的那样从真实的头上脱落下来。这便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地方。

桑德斯：您如何看待艺术中的文化图腾？

麦卡锡：我的作品中会出现带有文化图腾意义的人物，如流行明星麦当娜。我还打算把迈克尔·杰克逊和克林顿变成恐怖电影的角色。我认为这些便是我的作品与维也纳行动之间的差异。虽然，我过去所做的艺术与他们的一些表演具有相似点，但是事实上我所生活和工作的地点是在洛杉矶，这便意味着我的艺术需要有另一套评判标准。

桑德斯：您的机器人雕塑身上荒诞的戏剧性呈现出一种演出的意味，它潜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情绪，这与迪士尼以及好莱坞十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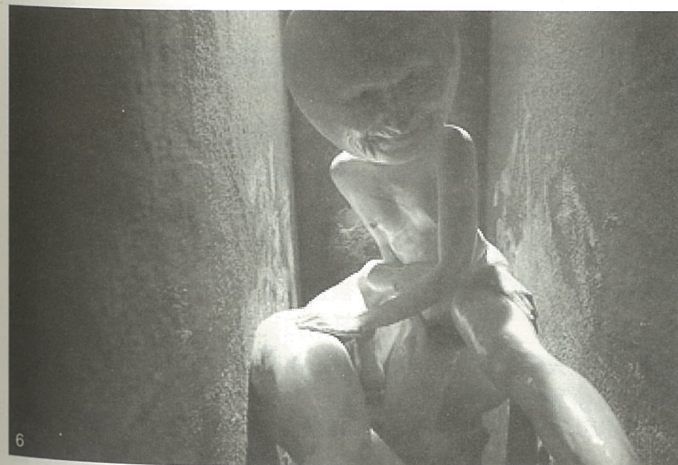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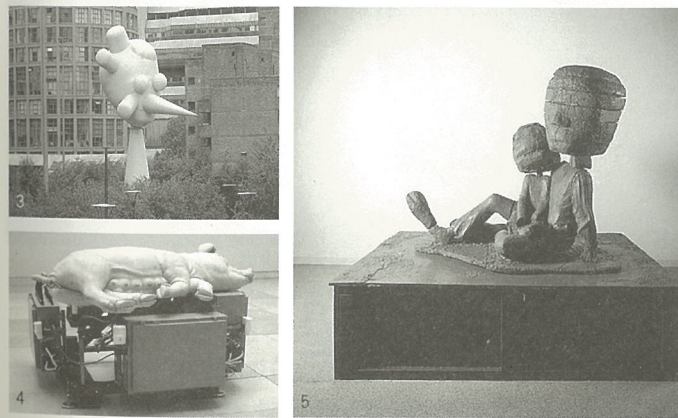
麦卡锡：不仅有迪士尼，还有蜡像，这些无生命的物体乍看起来非常真实。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做了一个作品，在商店橱窗里放上各种不同的人体模型，再将人们对它们的反映拍摄下来。整个作品是出于我的一种恐惧和担心，就是如果人们失去了辨别人体模型和真人之间区别的能力，那将是多么可怕。因而迪士尼制造出了这些形象，这些机械的或机器人物体向我们眼中的真实发起了挑战。这便是我要去寻找的真正乐趣所在，我想创造出一种实质的真实，这种理念融入到了我的雕塑创作之中。

桑德斯：《殖民地茶杯》是我最喜欢的您的活动雕塑之一，它是一个直径为13米、重达2吨，并绕着它的茶碟运转的粉红色茶杯。是什么促使您制作了它？

麦卡锡：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只是从来没有机会。有一次，我在飞机场等飞往伦敦的航班，当时有两个牙买加人站在我前面，我后面是两位老夫妇。我们排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于是我决定和老夫妇说说话，谈谈关于下午茶用餐时间之类的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已经错过了下午茶用餐的时间。他们看起来非常亲切，但是在我们正准备登机的时候，老人扭头对妻子说他不希望和这些“黑人”坐在一起。我感到很震惊，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两个牙买加人。起初，我认为他只不过是开个笑话，然而最后却不是。我便开始思考着这三件事情：殖民地的下午茶时间、老夫妇以及种族优越感。于是在飞机上，我完成了这个茶杯的草图，其中有一个黑人飘浮在茶水的漩涡中。不久之后，我便做出了这个雕塑。

桑德斯：它如何保持稳定？

麦卡锡：在一定的速度下，它摇动得厉害，而当它绕着自己的轴



心运转时，甚至会有潜在的危險。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件进行中的作品。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它转得更快些。(笑)这就是我的作品，随时随地的产生并永远处在变化和完成的过程中。

- 1、画家No.4 录像装置 保罗·麦卡锡
- 2、笨蛋 充气雕塑 保罗·麦卡锡
- 3、自大 充气雕塑 保罗·麦卡锡
- 4、机械猪 装置 保罗·麦卡锡
- 5、迈克尔·杰克逊 雕塑 保罗·麦卡锡
- 6、地下碉堡 影像 保罗·麦卡锡
- 7、热狗 影像 保罗·麦卡锡
- 8、笨蛋 充气雕塑 保罗·麦卡锡
- 9、苹果头(局部) 雕塑 保罗·麦卡锡

